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一九四回 遇妙藥計全活命 換服色李昆訪案

話說黃天霸同了小西、李七，下了坐騎，李公然下車，打發車夫回去。此時李公然傷毒盡消，但覺疲軟無力。四人走進公館，遇見施安說：「計爺死過去了！」天霸與眾人先到計全屋內，看視計全。但見王、郭二人前來行禮，彼此就坐。正待開言，只見簾子啟處，施公進來，背後跟著何路通。眾人一齊見過大人。施公便問：「王殿臣，如今計壯士怎樣了？」王殿臣說：「方才昏暈一陣，如今喚醒了過來了。」施公便問：「李賢弟，靈丹取來沒有？」天霸說：「丹藥取到了。公然兄險遭不測，現下尚欠精神。這話少刻細說，今先要救計大哥要緊。」李七侯身旁取出藥瓶來，交與天霸。天霸走到榻前，一看計全，合目昏沉，氣息如絲，隨即將藥敷上。公然吩咐：「把單被與他蓋上取汗，這就好得快。」天霸說：「李兄，方才小弟不知這個招兒，沒與兄取汗。不然，此時還要強旺些嗎？」公然點頭說道：「這丹藥敷上，要是不見風，出透一身臭汗，只要六個時辰，歸本還原。」施公忙叫何路通，把窗門關上。王殿臣早把單衾與他蓋好。

施公帶笑開言：「李賢弟如何遇險？」李公然就把動身以後，如何到劉村，如何到楊家酒店，如何二更進去，盜了丹藥，如何忽見師叔，如何被他射了毒弩，自己就昏迷過去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黃天霸接著說，他三人怎的到了方家堡酒樓，看見世杰回來的；再到劉村，找李兄不見，怎的行到了大樹林，遇見他們追來；怎的與世杰大戰一場；怎的一鏢打傷世杰，他才跑了；怎的把李兄上藥，回到劉村寓所，僱了牲口車子回公館，一五一□，也說了一遍。施公稱贊一番，記了各人的功勞。

吩咐擺酒，款待眾位。賢臣親自把盞，與眾英雄道勞，□歡喜。施公提起曹姓一案：必須把木匠拿到，方有頭緒。黃天霸說：「我等明日再去私訪，好歹把此冤理明。計大哥在雙塘兒，遇見頭陀，曾說有個木匠外甥，莫非有些來歷？且待計大哥刀傷痊癒，再行探聽。」李公然說：「這頭陀既來行刺，逃回去了，只怕不肯死心。眾位兄弟還須保護大人。」眾人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何路通說：「咱們何不到玄壇廟去，把惡僧捉來？要是木匠在廟內時，一並就帶來。不然，把兩個禿驢夾起來，怕他不招出來嗎？」李七侯說：「這倒是條捷徑路兒。」賢臣帶笑開言說：「你二位說得痛快雄壯，雖是依近就近的辦法，還得眾人斟酌個萬全善策方妙。」關小西說：「依我愚見：玄壇廟也可去得，私訪也可訪得，明日派開各兄弟，各有專責。要到玄壇廟去的，只管整備上玄壇廟去的法子；出去私訪的，只管辦備私訪的路道。不知大人高見若何？」施公笑道：「小西見得不差，但只明日先發私訪的出去，私訪起來；這玄壇廟去的可遲兩日。方才李五弟說過，他師叔的解毒丹敷上，只要不見風，取出汗來，無論什麼毒器所傷，只消六個整時，立能返本還原。若過兩天，計全必然復原，然後設個計策，再請幾位同去方好。」施公又談論些閒話，盡歡而散。

大人回到臥室。眾英雄出來，看視計全，頓覺好的多了，面色也轉了，說話也行了，眾人一看見他精神也有了。他一見公然，就與他道勞，又感謝天霸眾位。天霸連忙叫他切勿如此，安心靜養為是。大眾齊說：「我們不必在此，驚動的計大哥不安，咱們外面去罷！」眾人遂各去安歇。一夜易過，又到來朝，大眾起身梳洗，用茶點已畢。天霸來見施公，說：「今日派誰出去？若論機靈，計大哥第一，可惜不能出去；其餘就算神彈子了。關小西細心謹慎，也可去得；王殿臣精明老練，就是這三個人罷！」施公點頭，天霸退出來，便與李公然、關小西、王殿臣三人說明：「大人吩咐你們出去私訪，要訪得出些風聲，或是木匠名姓、住居，或是金釵的下落，便是功勞了。」當下三人議定了道路，各人自去理會，分頭私訪。

我就中單說李公然，回自己房內，脫去箭袍，內著小袖拳衣，外罩湖色綢長衫，白襪雲鞋，拿柄折扇，改扮了文人模樣，腰內暗藏匕首。出公館，望著正北而行，一路留心細看，不覺來到靜海縣的南門。公然步進城門，只聽得背後一人搶步向前，喊道：「富明，富明，你今天可上玄壇廟嗎？」公然回頭一看，卻是個木匠，見他背上背著斧頭、鋸子，肩上一個藍布搭鏈，向城門洞內，隨追隨喊。公然心內一動，只見前面這個人，也是手藝人打扮，穿著白布短衫，藍布的褲子，腳上尖頭薄底快鞋，年紀不上三□歲；生得獐頭鼠目，不象善良之輩。

聽得背後有人喚叫他，便立住了腳，回轉臉來說道：「做什麼叫名叫姓的？大驚小怪！」那木匠已到他身旁，回答說：「你不犯什麼王法，就怕人叫喊名姓嗎？」此人說：「不是這樣講，大街小巷，叫人聽了不雅相。你叫住我，有甚話說？我要緊去幹事呢。」木匠說：「我叫你不為別事，因為我們的東家，要做佛事。出月初二，是他老太太的□週年，要拜三天大悲懺。你若到玄壇廟去，對你母舅說一聲。他廟裡與我東家老賓主，也不用講價，叫他到出月初二，先到雙林巷，來東家家裡，把道場擺好，千萬不可失期。可巧遇見了你，央求你帶個信兒，就省我走一趟唐官屯了。」這人聽了，也沒等他說完，便把雙手亂搖，說道：「廟內和尚忙的了不得，連下一個月都定滿了佛事。你快到別處寺院去定罷！況且我今日也不到廟去。你若去時，也是白跑一趟。我還有要緊的事，過一日同你喝酒吧！」

說畢揚長的去。那木匠咕嚕了一回，也就回轉身來，出城而去。公然聽得清楚，暗想：前面這個富明，準是吳成的木匠外甥。看他這個形象，這金釵一案，只怕倒有七八分光景。想定主意：就跟這富明走去，看他幹些什麼，遠遠的一路跟下去了。

好半歇，到一條巷內，見他到一座酒樓上去了，在沿街欄杆內坐下。李翁也走進去，靠裡面坐下。酒店伙計過來，問過了酒菜，一一搬來。公然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瞧這富明。富明雖在那裡吃酒，不時把眼睛看著對門一家人家。不知為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